

# 以赌为生

陈老七开着车飞也似地朝医院奔去。远远地，看见秦栖凤单薄柔美的身躯在万丈红尘中和那些强悍的男人厮杀，一阵心痛，泪水潸然成行……

李 兰◎著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以  
身  
為  
生

李 兰◎著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以赌为生/李兰著. —北京:

中国工人出版社, 2006.12

ISBN 7-5008-3777-1

I. 以... II. 李... III. 纪实文学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43264 号

---

**出版发行: 中国工人出版社**

**地 址:** 北京鼓楼外大街 45 号

**邮 编:** 100011

**电 话:** (010) 62350006 (总编室) 62005038 (传真)

(010) 62379038

**发行热线:** (010) 62005049 62005042

**网 址:** <http://www.wp-china.com>

**经 销:** 新华书店

**印 刷:** 北京欣舒印务有限公司

**版 次:**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,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**开 本:**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
**字 数:** 170 千字

**印 张:** 8

**定 价:** 19.80 元

---

**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**

**印装错误可随时调换**



## 自序

四川人好麻将，四川省戏称麻省。四川省府成都有个成都理工学院，大家叫它麻省理工学院。人说飞机从四川上空飞过，听到下面是一片麻将声。非常荣幸，我就在这一片麻将声中长大成人。

老公和我都是蜜水里泡大的人，从来没尝到过生活的艰辛，根本不懂得钱为何物。看到人家打麻将好玩儿，就跟着玩儿。这一玩儿就玩了个爽。说是打麻将娱乐娱乐也就够了，小赌怡情嘛，可是我两口子手臭得很，经常输钱，又不服输，就越干越大，越走越远。天底下最诱惑人的除了白粉恐怕就是赌博了。那个时候天天输钱，人都输麻木了。在亲友的一片责怨声中想要抬起头来，却发现早已是身不由己。

2002年我们那个城市的最大的钢铁企业解体了，各大小赌场一下就挤满了那个厂的人。说是买断工龄，大家都有钱了。那些人拿着还没兑换成钱的条子在赌场上抵押贷款，八折，六折甚至五折，然后在赌场上扑腾。都想捞他个盆满钵满，可是没听说谁捞着了。到2003

年，已很少再看到他们，我不禁感慨万千。

这感慨又触动了我的另一根神经。我从中学起就爱上了文学。赌得最疯的时候，每天大半夜或凌晨回家都要看一两个钟头的书才能睡得着觉。我的床头堆着不少书，只有几本是不变的：《当代》、《十月》、《中篇小说选刊》。看多了突然觉得自己经历着的生活比小说里的生活还精彩还刺激，而恰恰从来没有人写过。我不写谁来写？这个念头一经产生就不可遏制地疯长。那时输钱太多，一个月千把块钱的工资点一炮都不够，使我对工作失去了兴趣。恰好这时，一个赌友，一个生龙活虎的伙子，前几天还在桌子上大声吆喝着，突然就自杀了。欠了水公司两万多水钱还不上，仅仅两万块钱就把命给收了。那如花一般鲜活和灿烂的生命呵。事实上这样的事经常都在我们身边发生着，可是从来就没那么近，那么真切过。我禁不住心中一阵颤抖。再看自己这七八年的生活，一片惨淡。不觉间我的女儿已长大，美丽又聪明。当初想赢点钱给她买个好的钢琴，却一连输了十多个钢琴的钱。万般思绪涌上心头，我不想再那样生活下去，我得把这样的生活彻底打乱了，重新去寻求一个新的开始。

我瞒着家里人悄悄去办了辞职。现在的辞职好办得很，我又在那样一个国营企业，人人都争着上岗。等手续办完了，我坐在沙发上平静地跟老公说，我下岗了。老公竟然没有一丝惊慌。那么多年了，我们在赌场并肩战斗，相濡以沫，又是同样的心情。他甚至有点佩服我。我跟他说明我要去北京写小说。事到如今，他除了支持，还能说什么？我收拾了行囊要上北京了，非典来了，偶尔一个从北京过去的人都会引起我们那个小城一阵骚动，说是北京这边也严格隔离外来人。我只好决定先在家里写，一坐下来就思绪飞扬，却不知该如何下手。才发现写小说是那么艰难的一件事，可我没有退路了，不朝前走我往哪里走？管他的，先想什么写什么吧，写好了到北京去找老师。北京那么大，肯


定会有老师对我这个题材感兴趣的。这几年赌博都成了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，报纸上屡见哪个高官哪个富豪在境外某国际赌场豪赌。那是真的，我们知道，我的赌友就这么赌着的。实实在在有一类人以这样的方式生存着，从来没有文字关注过这一群人，这一群边缘人。

几个月除了买菜我基本不出家门，那是我俩结婚以来最平静的一段好时光。小说写了一半的时候，老公下班回来说公安局开始抓赌禁赌了，起因是一个县团级干部因挪用公款赌博，又欠了水公司的钱，被水公司胁迫，自杀了。我们的城市一阵骚乱，所有比盐铺还密集的茶馆都统统关门，打惯了牌的人吃完了饭不知该往哪儿去，我那些在那条道上混着的赌友全鸟飞兽散，漂往其他省市。

我写小说却进入了状态，写作之余也看书。这时我开始关注几本杂志。那一年，《当代》有两部小说吸引了我，一篇是《蓝衣社碎片》，一篇是《白豆》，尤其是《蓝衣社碎片》的作者丁三竟然是一个从来没发表过文章的人，这大大地鼓舞了我。再一看这两篇小说的责编都是周昌义，那时我就决定，一定要到北京去找那个叫周昌义的老师。

2004年春节，我那二十多万流水账一般杂乱无章的文字写完了，我还是有点得意，觉得真的像是小说了。这时北京也不闹非典了，我该出发了。我去跟我的公婆辞行。公婆是一对修养极好的老人，他们一生婚姻美满，事业有成。可是眼看着我们这对糊涂蛋一样的小夫妻，把本该过得红红火火的小日子糟践得千疮百孔，他们却束手无策。看到我们走到这一步了，能表达他们还深爱我们的方式就是帮我们照顾女儿，寄希望于我们能重新开始，尽管他们年事已高。

春运还没结束，我挤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。我知道自己写的东西根本就不可能发表，我先去找那个叫周昌义的老师，请求他指导我。要是他拒绝了我，我就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找，总会找到帮助我的人。那肯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。我铁了心了，没有退路了，事情也变得



简单了。可我在北京该怎么活下去？想来想去，觉得当保姆可能是最好的办法了，既衣食无忧又不费太多的精力。我很快就在北京以保姆的身份待了下来。

安定下来我就去《当代》找到了周昌义老师，当时我激动得满脸通红，哆哆嗦嗦先把身份证拿给他看，他说不看这个只看稿子。我把稿子交给了他，他说看完再说。

走出朝内大街166号，我的眼泪刷地流下来了。我有些被自己感动了，我痛痛快快地哭着，在这里没人认识我。

等我再去找周老师时，周老师只说了几句话就把稿子退给了我。那一刻我一点也不失落，反倒有些惊喜。能说出意见来，那证明周老师看过我的稿子了。我不怕改稿，也不怕从头再来，就怕没人看。名师就是名师，短短几句话就把我混乱的思维理清了，让我找到了奋斗的方向。

一回到雇主家我立马开始推倒重写。半年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，写了大概有六七万字的时候，我有点心虚了。能明显地感觉到自己的进步，却不敢断定自己有没有走对路，我又一次去找周老师。

看了新稿，周老师鼓励我接着写。这回我信心倍增，半年之后我兴冲冲地拿去找周老师，这一回周老师很快就看完了全稿，又拿给其他老师看，后来说送去终审了。我有些欣喜，又隐隐感到有些惶恐。哪有那么容易的事！果然终审下来了，不用，退稿。我好像不太失望，《当代》是多高的山峰呀，我怎么可能那么容易就登上去了呢。

周老师把老师们的意见说给我听，又开始启发我，说我有一堆好砖头，却没造出好房子来，可惜了。我想重头再来，又感到有些害怕。怕再次写得泪流满面，怕再次把心写烂。可是我没有退路，我只能往前走。我一遍又一遍地唱：不经历风雨，怎么见彩虹，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。有种悲壮从心底涌出，他妈的没有退路多好啊。

周老师和洪(清波)老师建议我用电脑写作,可他们很快就意识到我是一个漂在北京的保姆,洪老师说他们编辑部有一台闲置的电脑,看能不能用,能用就拿给我用。曾以为自己天马行空的性情可以随意地出入社会,可是当我真正地远离了人群,才发现自己有多寂寞。两年多的时间里,是周老师,是洪老师,是《当代》让我感觉到与社会还有一丝联系。洪老师那句话温暖了我整整一个冬天,尽管我最终没用上那台电脑。

为了找到一个适合自己写作的环境,两年来我换了十来个雇主。北京什么人才都不缺,就是缺高级保姆。北京人喜欢四川来的保姆。最后到了王女士家,王女士是个容易被精神力量吸引的人,她慷慨地让我使用她的电脑。

随着知识的积累,不懂的问题越来越多,我一遍又一遍地去找周老师。周老师不仅才华和魄力让人信服,更可贵地是在指导一个文学初学者方面,他有着极为丰富的经验和耐心,在他的指引下我一天一个样地成长起来,这样的进步让我自己兴奋和惊叹不已。

最后一个字终于敲进了电脑。周老师看了之后又提出修改意见,又改,如此几番后,总算落成了,我在稿子末尾记下了2006年1月25日。

稿子又送去审了,我提心吊胆,不敢给《当代》打电话,怕自己再一次失望。十多天过去了,我终于鼓起勇气打电话过去,周老师对我说,通过了,不过还要改,还得提高。在此之前做了一百次关于成功的梦,每次都想着自己该怎样惊喜,可当惊喜真正到来的时候,我却麻木了。

《当代》的老师又聚在一起指导我,他们希望我能在语言上下点功夫,有所提高。

我又努力了一个月,却收效甚微,我打电话给周老师说改不动



了,这也不是一时半会儿的功夫,我得长时间地磨炼。周老师大概也认同了这点,宽厚地说道,那就这么着吧。

《以赌为生》就这么出来了,就要和读者见面了。它一定会带惊喜给你,因为它来自于我曾经经历过的鲜辣辣的生活。它也一定会带给你失望,因为我经验太少,没能让它更加完美。可无论如何我都谢谢你,谢谢你看我的第一篇长篇小说。在此之前我连一个铅字都未曾有过。

向周老师,向《当代》所有帮助过我的老师,致以深深的敬意和谢意。他们用正直和热忱告诉我,通往成功永远有一条路叫勤奋。这是我的小学老师就给过我的信念呵。

感谢我中学时的校长邱礼农老师,他最早激起了我对文学的热爱和信心,又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一直鼓励我。

感谢我的家人为我做出的一切,是他们无私的爱支撑着我一路走来。

# 1

秦栖凤要出狱了，她就要重获自由了，可此时此刻她一点也不欣喜若狂，恰恰相反，她的情绪无比地低沉和暗淡，这低沉和暗淡里包含了对前途的迷茫和担忧以及对未来的无可把握，她不知道出去了该做什么，怎么活下去，具体到今天晚上在哪儿睡，明天的早饭从哪里来，一想到这些她的心里就充满了焦虑和忧伤。外面的世界不知道变成什么样子了，她感到有点害怕，这个时候回头一望，她才发现，那么多年来，真正是在监狱里她才过上了四年的平静生活，此时真要离开了，她竟感到无所适从。

老妈在她入狱的那年去世了，再也不会有人白白地给她钱了，大姐和她关系一直都不好，二姐现在不知道过得怎样，她是没脸见她的了，二姐被她拖累得差点把家弄散，而她总是恶习不改，二姐忍无可忍和她断绝了往来，三姐和她关系好一点，可又远在北方，在她入狱后也不再有了联系了，她爸更是恨她不成气，说她把自己的家弄不好，还要把大家都拖垮，他说过再也不想看到她。爸说到做到，四年了，他们没来探过一次监，就算她望穿秋水，悔断肠子，他们也没来看过她一次，他们把她彻底地抛弃了，不管她了。这不怪他们，怪她自己，她没给他们带来过一点希望，却总是让他们一次次地伤心，一次次地失望直至绝望，一个人不能给别人带来希望，人凭什么喜欢你，哪怕是父母，哪怕是夫妻，哪怕是兄弟姐妹，更不要说朋友了，世界是孤独的

世界，什么亲情，什么友情，什么爱情，哪一样不是在她落难之时都离她而去，不怪别人，怪自己失去了吸引力，失去了对这个世界的吸引力。

唯一让秦栖凤感到欣慰的是她即将看到儿子了，儿子该有五岁了，王俊石最后一次来探监，告诉她他要结婚了，要和另一个女人结婚了，他以后不来看她了，他请求她原谅他，从此她就再也没看到过儿子，真不知儿子长什么样了。这世上唯有儿子兵兵才是她秦栖凤的亲人，她的骨肉，她的精神可以找得到依托的人，是儿子给了她活下去的勇气和信念，在狱中她完全是靠着思念儿子走过来的。呵，儿子，秦栖凤的眼泪溢了出来，每一一想到儿子那张脸，她的心都会碎。

秦栖凤走出监狱门，她听到那扇铁门在身后咣当地关上了，她又回到了尘世之中。秦栖凤抬头望了望天，深吸了口气，朝前走去。

穿过一大片农场，秦栖凤上了大路，一辆辆客车、货车从她身边经过，都是开往她生活的那个城市的，她一招手就能停下来搭她。秦栖凤捏了捏揣在包里的六十块钱，那是昨天监狱发给她的，她不知道这六十块钱用完了又该到哪里去能找到钱。不管怎样，她是再也不会上赌场了，赌场太可怕了，人一钻进去就再也拔不出来，一不小心就什么都没有了。她倒不怕死，她的心死过一千回一万回了，只是时间越长，她就觉得欠兵兵越多，她想出来后哪怕过一种最简单的生活，一种最寂寞的生活，只要能 and 兵兵在一起，相依为命，那就够了，她秦栖凤活到这个份儿上还奢求其他什么，很多东西并不是她想要就能得到的，折腾了那么多年，她总算明白了这个道理，她只想看着兵兵长大，长成个才华横溢的人，也不指望将来要靠儿子，自己走到哪天算哪天，可儿子得像个人样好好地生活。真是那样，她秦栖凤就死而无怨了。

走了好一会儿实在走不动了，她才不得不伸出手去拦下一辆开过来的车，车上已装满了人，售票的人叫前面坐在引擎盖上的人挪了挪给她腾出个位置，秦栖凤挤上去坐了。

进了城她该去哪儿呢。秦栖凤又头痛了，好像是一种归宿，无论如何她都该从二〇三厂开始，无论如何她都得回去，让爸和二姐原谅她，她会好好的，像他们希望的那样去活，她不会给他们再添烦恼，她

会去找份小工来做，想要清淡一点地活下去，其实也不是太难的事，她不会拖累他们，她会自己想办法养活自己和儿子，她只想求他们原谅她，让她有机会补偿他们。

车很快就到了终点站，秦栖凤下了车，又叫了个摩的到二〇三厂。

走进厂里，秦栖凤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二〇三厂早没了往日那种热闹腾腾的景象，到处都显得那么破败凋零，冷清清、灰蒙蒙的，秦栖凤觉得自己像是行走一片废墟之上，有种恍若隔世的感觉。

穿过厂区，到了生活区，才有了点人气，远远地走来一人，胖胖的，秦栖凤一眼就认出是齐四妹来，与此同时，齐四妹也认出她来了，惊诧地招呼到，栖凤，我说是谁呢，原来是你，回来啦，才回来。

秦栖风寒暄道，是呀，怎么厂里是这个样子呀。

齐四妹说，嗨，你不知道呀，厂里解散了，买断工龄了。

秦栖凤说，什么，解散。

齐四妹说，是呀，大家都下岗了。

秦栖凤惊呆了，说，不可能吧，这么大个厂，怎么说解散就解散了，那大家怎么办，我爸他们呢。

齐四妹说，你不晓得喔，现在买断工龄，各找出路了，我都好久没看到你二姐了，喔，对了，我开了个茶馆，空了过来玩儿，全是机器麻将，不用手搓了，帮我带些人来。

秦栖凤心中挂念家里，应道，好的好的，没事了过来。

齐四妹说，你倒是没怎么变，还是那么漂亮，白了些了，回来了就好，这会儿我还得去买茶叶，一会儿就来人了。

秦栖凤说，你忙你忙，改个时候再说。边说边和齐四妹别过。

以前最早的时候秦栖凤就常和齐四妹、李老么他们一起打麻将，大家是多年的麻友了，齐四妹这人还要得，牌品不错，赢得起也输得起，对人也仗义，围得到人，那时她们家是大家的窝子，从来就没看到她们家没有人打麻将过。只是她太不相信了，她才不在四年，那么大个厂，怎么说倒就倒，说散就散了。那个时候二〇三厂多风光呵，是全市最大的钢铁企业呵，二〇三的人走到哪里不是牛哄哄的，那个时候多少人追求她秦栖凤呵，她还看不上，还不想嫁个二〇三厂以外的

人，二〇三厂的双职工过一次年就成一次万元户，最早打五十的麻将的都是她们二〇三厂的人，就算后来效益不那么好了，她犯事那年也不像现在呵，现在大家弄得饭碗也没了，怎么在监狱里才待了四年，出来就大变了，秦栖凤简直不敢相信，心里突然涌起个不祥的感觉，她觉得要回家更难了。

秦栖凤走进一幢破旧的、年代久远的楼房，二楼右边是她熟悉的门，那是她二姐的家，她的爸多半也会在这里。秦栖凤吸了口气，鼓起勇气敲了敲门，她想好了，不管他们怎样对自己，她都得受着，只求他们能认她，收留她，给她机会以弥补，她就决不会再去赌博了，她会想办法挣到钱的。

门开了，是二姐，二人都呆住了，秦栖凤看到二姐蓬头垢面的，手里拿着个线团，一脸的老态和沧桑，这哪里还是从前那个养尊处优的二姐，分明一个老妇了。秦栖凤低声道，二姐。

二姐看到秦栖凤显然冲击也不小，一种既怨又怜的复杂情感立马充塞了她的心，她有点反应不过来，喃喃道：你，你。

秦栖凤见二姐并没想把她往里让，只好说，我可以进来吗。

二姐还是没做出反应，却听到里面一个苍老的声音在问，谁呀。

那是她的爸。

秦栖凤忍不住硬往里走，二姐下意识让开了道。秦栖凤看到房间里乱七八糟的，塞满了许多早该扔了又舍不得扔的垃圾物什，她的爸，一个瘦小单薄的老头儿，缓缓地从一张老得掉牙的破旧的木椅上站起身来，向门口张望，看着她走进屋来，他的目光呆滞，神情迟钝，秦栖凤的心都碎了，说道，爸，我回来了。

她爸半天才反应过来来人是谁，脸色由宁静变得惊讶，再由惊讶变得不可捉摸，眼里闪过的一丝光芒只瞬间就暗淡下去了，耷拉着眼皮说道，回来干什么嘛，家都被你拖垮了，你还是不要回来的好，不看着你大家的心还宁静些。

秦栖凤心在流血，不是为自己，是为她爸，爸老了，就这么不知不觉，悄无声息地就老了，人生真是没有多大意思，什么都没抓着，一不小心就遛不动了。她说，爸，我以后不赌了，让我回来好好孝顺你吧。

她爸说，你不要再回来打搅我们就谢天谢地了，你还是自己去走

自己的路去，家里管不了你，我们也不指望你什么。

秦栖凤说，爸，我不会拖累你们的，我会去挣钱，好好地，老实地过日子，你们给我一次机会吧。

她爸突然激动起来，机会，以前给你多少机会，你改过吗，天作孽，犹可违，自作孽，不可逃，算了，不想说了，给你说吧，现在你姐也下岗了，工作也没了，工资也领不到了，就靠你姐夫一个人，他能领多少钱，一个小工人，你还是不要为难我们了，大家井水不犯河水，过各人的吧，你哪天发了我们也不来沾你的光，只拜托你不要来打搅我们，这个家经不起任何事情了。说完她爸再不理她，回到椅子上去，好像根本就没有她。

秦栖凤的心都冷透了，原以为那么多年过去了，她爸会淡忘从前，对她宽容一些，可他分明就是不原谅她，他说出的话还是那么决绝，她太了解他了，他害怕，他害怕生活再有哪怕那么一丝丝、一点点的波动，那种害怕让她心痛不已，且击垮了她所有的用心，施舍和享受宽容也是要有基础和条件的，自己都很惨了，拿什么去付出。秦栖凤呆立着想不出该怎么办。

秦栖凤的二姐说，你不要怪我们，生活就是那么艰难，我们自身都难保了，真的留不了你，你看嘛，这个房子那么窄，你睡哪儿嘛。

秦栖凤说，王俊石还住在原来那儿吗。

二姐说，是的，还在那边那个院子，只不过他又结婚了。

秦栖凤说，我知道。

二姐说，我这儿还有他的小灵通号码，他有时候会带兵兵过来，兵兵长得真乖，我们都喜欢他。

秦栖凤要了王俊石的电话号码，走出屋来，她听到身后关门的声音，眼泪刷地就流了出来。虽然她早就想到了这样的情形，但真的是这样了她还是感到委屈和心酸，她真的不知道现在该往哪儿去，天下那么大，竟然没有一个她可以容身的地方，想当年风光时，呼朋唤友今朝歌来明朝醉，到如今，想要找个可以暂时投靠的人都找不到。她想要叫自己不要哭，人落魄了，就该他妈倒霉。在楼梯的拐角处站了好一会儿才止住伤心，让自己平静下来，想要过去看儿子又觉不妥，还是先找个地方落脚吧。

## 2

秦栖凤走出二〇三厂，想搭中巴进城去，人刚一停下，就有个人骑了摩托开到她面前，问她进城吗。秦栖凤一看，那人很面熟，那人一眼就认出她来了，说道，小秦，是你，回来啦。

秦栖凤想起他是以前王俊石他们热钢厂的陶智，来过她们家。遇到熟人，秦栖凤有点不自在，见人家跟她打招呼也招呼他道，陶师，你搭我进城么。又反应过来些事，说，多少钱。

陶智说，哎，小秦，你就算了嘛。

秦栖凤见真有个意思忙说，不算，不算，该怎样就怎样，哪能白搭呢，现在你们也跑摩的呀。边问边上了摩托。

陶智一边发动车一边说，是呀，没工作了，只有出来跑摩的，嗨，你早出来一步就好了，王俊石刚才还在这儿，刚搭了人进城。

王俊石。秦栖凤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问道，他也在跑摩的呀。

陶智说，是呀，现在是能找到钱都不错，不像从前了。

秦栖凤说，你跑一天能得多少钱呵。

陶智说，二三十，好的时候五六十吧。

秦栖凤感叹连连，连王俊石那样的厂里的优秀青年，年年的先进也来跑摩的挣钱了，这世界变化得也太不合乎情理了，看来这些人虽不像她那么惨也比她好不到哪儿去，这么一发现她的心里稍微得到些安慰，好受了些，人生不过就是如此，所有的荣辱，所有的贵贱都是

暂时的，就算是一辈子，一辈子又有多长，过往云烟，转瞬即逝，不必太过在意。只是突然又想起兵兵来，说明兵兵也不好了，她想快点见到兵兵。

车开得很平稳，迎着风，陶智大声说，一会儿进城了，如果有交警问我们，就说我们是朋友或亲戚。

秦栖凤说，交警要抓你们吗，那我怎么做呢。

陶智说，反正不要让他看出我是摩的，如果被逮着了，你不要走开，你说我的名字，我说你的名字就是了，这两天城里到处都在抓摩的。

秦栖凤说，那你们还敢跑，等风头过了再跑吧。

陶智一本正经地念到，要生存，要发展，我们就要和交警打游击，交警是我们的敌人，敌进我退，敌驻我扰，敌疲我打，敌退我追。

秦栖凤听着想大笑几声，心酸酸的，说，陶师，我记得你好像也是大学毕业的，怎么没去找个工作呀。

陶智说，什么大学毕业呀，现在大学生满街都是，跟马屎一样多，找不到工作就找不到工作，有屁法，我们这些老大学生更比不得他们，没钱又没门道，还不是只有先跑着摩的再找活儿吧，总不能在家坐吃山空。

和陶师聊着，不一会儿就进城了，幸好没遇上交警，秦栖凤问陶师多少钱。陶智推托一番后收了四元钱走了。现在秦栖凤想不到该去哪儿了，想了半天才想起一个人来，那是她中学的一个同学，叫高月，在邮电局工作，曾经向她借过三千块钱。那天正遇她赢了钱，她来找她，说是单位上要集资盖房子，她就把手上的三千块钱一齐给了她。她不是她最好的朋友，可她犯事那会儿向所有人求救，没有一个人借一分钱给她，她没有向她开口，是因为她才集资了房子，幸好如此，只是不知道她会不会帮她，向她要钱倒也不敢多想，现在的世道，借钱不还是天经地义的事，只盼望她能搭把手让她缓过这几天来，不还她的钱也行。她在公用电话上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找到高月办公室的号码，打过去就找着了，说，高月，我是秦栖凤。

电话那边说，哎呀，你出来了呀，什么时候出来的，你在哪儿呀。

秦栖凤说，我就在邮电局附近。



高月说，我还借了你三千块钱呢，我的账全还完了，就只有你的三千没还了。

秦栖凤客气道，不急不急。

高月说，你找个地方等我一会儿，我把手上的事处理了过来。

秦栖凤挂了电话，想起高月还记着还钱给她，心里愉快了些，也敢买点东西来吃了，晚上她也不至于露宿街头了，甚至还可以去租个房子落脚了。秦栖凤在和高月说好的商场门口买了两个茶叶蛋，边吃边等高月。等了一会儿就和高月见着面了，高月说，事情太多了，你今天回来的吗。

秦栖凤说，是呀。

高月从口袋里拿出三千块钱递给她说道，早想还给你了，你现在怎么打算呢。

秦栖凤接过钱来叹道，幸好还有点钱在你那里，要不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，你看能不能先帮我找个房子。

高月知道秦栖凤跟家里关系不好，问，王俊石呢。

秦栖凤说，我们离婚了。

高月心生同情，说，那先到我家去吃了饭再说吧。

秦栖凤说，高月，谢谢你。

高月说，该我谢谢你，我还你的钱，想那当年，你赢了钱总爱叫我去找好吃的，你记不起来了，我们俩打着的满街找好吃的，那个时候你多风光呵，又美丽，我那个时候好羡慕你呵。

秦栖凤说，不必说了，现在我都这个样了。

高月说，不过就走错了一步吧，从头再来嘛，走，走，先回家，今天就在我那儿睡吧，明天再找房子吧。

两人乘公交车回的家，秦栖凤洗了个澡，高月拿出一套自己长胖了穿不得的衣服给秦栖凤换上，叹道，噢，你早回来几天就好了，我去给我们的邮政礼仪招礼仪小姐，才进职介所，十多个应届毕业的大学生围着我，我没看上一个，后来我们一个同事听说我在招人，向我推荐他兄弟的女友，我找了半天都找不到个合适的，那个女孩看着稍微顺眼点，我就把她招了，比你差远了，喔，对了，移动那边也在招人，专门要形象和气质好的，他们那边弄得好，收费大厅里全是些靓妹，我